

“城市化妆运动”是一条有许多弊病的老路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3/2021_2022__E2_80_9C_E5_9F_8E_E5_B8_82_E5_c61_353392.htm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现在我用到俞孔坚身上，未知妥当？那末他要“破”什么“东西”，“立”什么“新文化”呢？我说他要建立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景观设计新概念。为此，他首先“破”中国古老园林。此间刀光剑影不可能，成效如何也难言，不管怎样，他新研初试所向披靡，紧接着是他要“塞”席卷全国的“城市化妆运动”之流弊。目的是一致的，为了建立“新文化”“景观设计学”。二俞孔坚一针见血的告诉大家：“城市化妆运动”从形式上是步入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而实质上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有闲士大夫嗜好的“发扬光大”。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情况有目共睹：城市的山头推倒了，池沼湖塘填掉了，本来有起伏变化的、曲线优美的地形给毁了，毁得一个个城市都平平淡淡了；原生态的树木砍了，代之以进口草皮和从乡下移来的大树，地方性色彩因此坦然无存；弯曲自如流经城市的江河截弯取直给整治了、渠化了、硬化了，然后在洪灾时屡遭报复，殊不知这是水系数千年径流规律使然；大片大片的湿地变成了建设用地、硬质铺装，从而导致大量植物、动物物种的消失；大广场一个接一个，平展展的、光溜溜的、硬梆梆的，并且是一望无际说不明白是为人而建还是为什么而建；大马路一条又一条，很宽、很直、很平，然而车子照样

堵，老头老太小孩残疾人过马路，俞孔坚说“不如一群横渡溪流的鸭子”有尊严；“五一”、“十一”花坛大一个小一个，光怪陆离，穷凶极恶，化巨资纳税人无权过问，没几天时间玉殒香消无人心痛；还有齐齐整整的西洋柱列，还有顶天立地的华标、构架塔，还有望不到边沿的模纹花坛，等等。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而我们是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失语状态。上上下下忘却了曾经的沙尘暴暴得人伸手不见五指，记不住曾经的一场暴雨使整个北京城交通全面瘫痪；听不见垃圾遍地环境污染由而导致怪病频发发出来的呻吟，没有人为城市饮用水短缺而焦急（焦急了又有什么用）……可以听到振振有词的声音却是：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怎么样？没了历史、缺了文化又怎么样？缩小大中小城市差别，缩小贫富悬殊，用最短的时间跻身全国前列、世界前列不好吗？浪费土地、浪费资金简直瞎批评！推了山头填了池塘利用了土地，这叫生态破坏，种了大树铺了洋草皮也叫生态破坏？这不叫以人为本，如此这般的美景秀色居然不是以人为本？历史文脉、城市肌理值几斤几两，破破烂烂满目憔悴能改变城市投资招商的环境吗？东南亚海啸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胡扯淡，十万八千里；新奥尔良灾难是美国人遭爱的，杞人忧天，离我们八千十万里！我们和谐社会，阳光明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着哩。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们的老爷们安闲自在，文恬武嬉，没有危机感，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上级领导视而不见，不置褒贬。俞孔坚记下了广告牌上提示：“二十分钟中药泡澡、十分钟按摩，七十八元钱”……俞孔坚跑了自己祖国一百多个城市以后，焦急万分！三 在他与人合著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一书中，俞孔坚说“城市美化”是美国专栏作家马尔福德罗宾逊于1903年发明出来的。他是从1893年芝加哥为举办世博会而用“美化”手段整治城市脏、乱、差取得较好效果，于是他想出这个专用词写进文章的。谁也想不到以后来便形成了“城市美化运动”。俞孔坚说其实此举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理想城市模式，即伯拉孟特和米开朗琪罗的设计中，推出以轴线、序列、比例、尺度、对称、均衡等为设计原则，以景观大道、广场、纪念碑、喷泉、标志塔、放射性道路等为设计特色的巴洛克模式。这些就是数百年后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审美的标准和源头。俞孔坚直言不讳。他说城市美化运动对于创造或改进社会秩序，恢复城市因工业化而失去的视觉美和生活的和谐，对于促进城市与景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加速景观设计队伍的形成，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他说城市美化运动在1909年召开的全美首届城市规划大会上被宣布死刑了。著名建筑师伯奈设计的芝加哥的的确确“美丽动人”，但是因为忽视了居住、学校和卫生设计方面的妥顺安排，所以遭到景观设计史学家Norman Newton批评。城市美化运动追求的是形式美，表面化美，几何图案美。好像一个女人，心灵的、肉体的创伤没有治疗好，光有外表的装扮，只是一种涂脂抹粉的穿金戴银的美，一种病态美，很可怜。俞孔坚认为“目前，最为急需的是改善生态环境，首先是治理污染、绿化环境。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也就有了美。”所以，他沉重告诫大家：“城市美化运动”，这条“有很多弊病的老路”走不得。四 我赞同俞孔坚的观点。1989年7月24日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一

篇“唯有环境，才有艺术”的短文，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生存空间、环境脏、乱、差到不堪入目，表面化的熊猫仙鹤慢慢来，先动手把环境的清洁卫生搞好，也就是说先搞“净化”、“绿化”再搞“美化”。不再任其垃圾成堆，不再任其污水横流，不再任其蝇蚊成群结队如乌云蔽日，不再任其噪声、废气、妨碍人的健康，不再任其机动车横冲直撞危及人的生命安全。然后多种些树，不让城市光秃秃地像只赤膊鸡，然后多种些花草，不要到处铺花岗岩板、浇水泥地。做好了这些，再来搞“环境艺术”。要不，人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中活得病歪歪的，怎么能好好地欣赏“环境艺术”呢？俞博士说：“城市景观设计和建设绝不应是表面的化妆和美化，而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创造人类审美的而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所、安全而健康的生态系统、富有意义的物质和精神空间。”我举双手赞成。而且特别赞成俞孔坚在《城市景观之路》中写的这样一段话：“现代城市空间不是为神设计的，不是为君主设计的，也不是为市长们设计的，而是为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们、老人们，还有残疾的人们和病人，为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而设计的。”这是最高的也是最现代性的设计目标 and 设计原则。目标准确了，原则对头了，我们的努力结果就会合理了，就会真正顺应时代潮流，或说真正追踪时代步伐了。

五 关于“城市美化运动”的批评，下面我与俞教授交换几点意见。首先，我要为巴洛克打抱不平。俞孔坚认为“城市美化运动”是巴洛克惹的祸。这话不无道理，巴洛克泛滥了就成了灾祸。但是我认为巴洛克发现了几何之美，巴洛克是一种艺术流派，好像芭蕾舞，应该说在整个人类文

明史上有过里程碑式的贡献。巴黎的凡尔赛宫、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华盛顿的中轴线、维也纳的环城景观带、芝加哥的城市设计，然后还有圣彼得堡、柏林、巴塞罗那、布达佩斯等等，应该说都是世界上景观设计、城市设计和规划的杰作。在今天看来，它们或许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是错误，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时代不同了，不同时代的设计师，其艺术观、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不可能一样的。万里长城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大地艺术，但这个骄傲是数十万个万喜良的生命和孟姜女的眼泪换来的，这个骄傲占用了不少土地，而实际作用并没有多少发挥过，所以今天来看万里长城，除了表示我们这个民族不怕苦、不怕累之外，除了表示我们的先人在崇山峻岭险恶环境条件下发挥了完成它的聪明才智之外，似乎其它现实意义很难找到。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毁了长城，相反地还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功本地保护长城，因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大地景观杰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鸿篇巨制，很多方面有着价值。好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些人否定鲁迅、否定中国画一样，离开其时代背景评价，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巴洛克在今天看来虽然存在不少弊病，但作为城市艺术，其形式和手法，我们还会世代代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传承、借用。俞博士设计岐江公园里其斜直线形的园路，我看就有巴洛克城市中放射性道路的影子。那些柱阵、树阵、灌木丛立体方阵，也逃不出巴洛克程式的几何图案化形式。这是一点(俞注：对此，本人不敢苟同，本人在岐江公园内所用的几何直线与夸张的中轴对称、大轴线和广场在形式上有本很大不同，在功能目的上则更有本质差别，我的斜路是为了行走方便，绝非形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